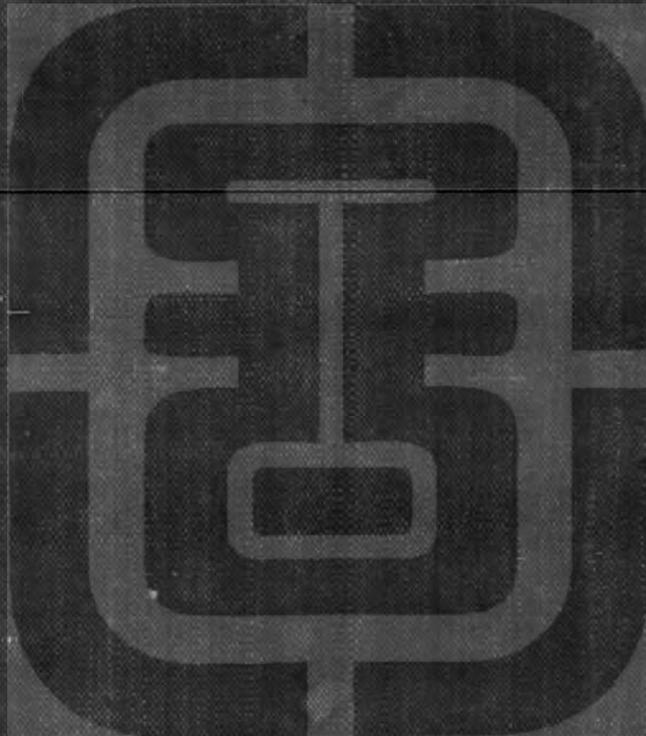


史記

三十八之四十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微子開者

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

今此各開者避漢景帝諱也

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

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紂既

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

周西伯昌之修德滅既

徐廣曰既音者。索隱曰者即黎也。鄒誕云本黎音黎孔

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

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孔安國曰太師三八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國曰言殷不有治政我祖遂陳於上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  
陳力於上世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馬融曰言湯遂其功  
曰下下也紂既小大好草竊女究孔安國曰草野盜竊  
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效究又為效究於外內  
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君臣皆有是罪其  
與相為敵讎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  
喪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陟水無舟航言危也  
曰大師少師馬融曰重我其發出往鄭玄曰發出也  
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  
宗微子世家

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今女無故告王肅曰無意告我也子顛躓  
如之何其馬融曰躓借墜也也心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苗亡殷國孔安國曰微子  
子天生紂為亂是下苗也鄭玄曰心乃母畏畏不用老  
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苗不用其教今殷民乃陋淫神祇  
之祀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儀又一云陋淫侵神祇  
氏云陋淫也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  
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馬融曰箕子名也紂親戚也  
索隱曰司馬彪曰箕子名昏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  
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紂始為象箸索隱曰箕音持略反按不文云為象箸必為  
王杯杯箸事相近周禮六樽有犧象箸壺泰

山著尊者著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  
慮反則杯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為器箕子歎曰彼為象

箸必為玉栝為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

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

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

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

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

悲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秋心而作

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王子比干者亦紂之

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

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

宋微子世家

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

干剗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

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

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

微子去遂行時比干已死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

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索隱曰肉袒者

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

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

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

劉氏云下面即背也義稍迂

定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我不

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箕子對

曰在昔鯀陞鴻水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陞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

亂陳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斃。徐廣曰一作釋

五行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與禹天乃錫禹鴻範九

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

類。初一日五行二日五事三日八政四日五紀

五日皇極六日三德七日稽疑八日庶徵九日

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五行一曰水

朱微子世家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

曲直。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土曰稼穡。王肅曰種

之曰潤下作鹹。孔安國曰水鹵所生。炎上作苦。孔安國曰焦氣之味。曲直

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

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

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視曰明聽曰

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明

作智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

無不通。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可謂之聖。

空掌營城郭主  
空士以居民  
五曰司徒  
孔安國曰主徒  
六曰司寇  
馬融曰

曰主誅  
七曰賓  
鄭玄曰掌諸  
八曰師  
鄭玄曰掌  
五紀  
一

曰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  
馬融曰星二十八宿  
辰日月之所會也鄭

玄曰星  
五星也  
五曰歷數  
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  
皇極皇建其

有極  
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  
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

民  
馬融曰當斂是五福  
維時其庶民于女極  
其能斂是

五福故眾民於女  
錫女保極  
鄭玄曰又賜女  
允厥庶民

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  
孔安國曰民有  
善則無淫過明

念之  
馬融曰允其眾民有謀有所  
不協于極不離

宋微子世家

于咎皇則受之  
孔安國曰九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  
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

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  
孔安國曰女當  
安女顏色以謙

下人人曰我所好者  
時人斯其維皇之極  
孔安國曰不  
合于中之人

德也女則與之爵祿  
母侮鰥寡而畏高明  
馬融曰高  
明顯寵者

女與之福則是人比其  
母侮鰥寡而畏高明  
明顯寵者

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王肅曰

不柱法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王肅曰

行任之以政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孔安國曰正直之人  
既富當爵祿富之又當

則國為之昌  
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孔安國  
曰不能

以善道  
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孔安國  
曰不能

使正人有好於國家則是  
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  
母偏

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母有作好  
母頗遵王之義  
孔安國曰偏不平等  
以治民

遵王之道馬融曰好私好也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

黨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辟也鄭玄曰黨朋黨母黨母偏王道平

平孔安國曰言下治也母反母側王道正直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會其

有極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

之曰王極之傳言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夷是訓于

帝其順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極之

傳言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

之以近天子之光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

父母以爲天下王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三德

一曰正直鄭玄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

宋微子世家

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平康正直孔安國曰世平康用正直治之彊不友剛

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無不順以剛能治之內友柔克孔安國曰世和順以柔能治之也

曰內當爲沈漸剛克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沈漸而誅也索隱曰尚書作沈高明柔克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王食馬融曰辟君也王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

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辟民用僭忒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稽疑擇建立

上筮人孔安國曰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上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曰

兩曰濟曰涕尚書作霽。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霽。孔安國云云氣駱驛下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

相連之曰霧徐廣曰一日溼曰被。索隱曰霧音蒙然蒙與狀也。霧亦通徐氏所見本涕作溼蒙作被義通而字

耳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貞鄭玄

五占之用謂兩濟圍霧克也。二衍貞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

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

此道者乃立之也。兩者兆之體氣如兩然也。濟者如兩止之

重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

克者如侵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

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貞立時人

為卜筮鄭玄曰立是能分別非三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鄭玄曰從其多者著龜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安國曰先盡謀慮女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孔

國曰大

同於吉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孔安國曰動不

違眾故後出遇

朱微子世家

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

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

女則逆卿士逆吉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女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玄曰此逆者多以

境外鄭玄曰此逆者多以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安

則凶孔安國曰安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煖以長物寒

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孔安國曰言五者備

木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則

不時失叙曰休徵孔安國曰叙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

時兩曰治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曰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昭

哲則時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

國曰君能通理曰冬徵孔安國曰叙惡行之驗也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僭

則常雨順之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舒常

奧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急常寒若孔安國曰君行霧

則常寒順之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則常風順之王肯維

歲馬融曰言王者所首職如歲兼四時也卿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各有

尹維日孔安國曰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歲日月時毋易孔安國曰

各順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正治明峻民

用章家用平康孔安國曰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百

宋世家

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寧庶

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家故眾民惟若星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

星好風畢星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五

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平安四曰攸好

德孔安國曰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六

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齒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二

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惡醜陋也六曰弱鄭玄曰愚

懦不壯毅曰弱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索隱曰朝鮮音潮仙地因水為名

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

壤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

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脂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索隱曰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為宋公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猶微至子楷乃稱宋公也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索隱曰譙周云未謚故名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

子濬公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熙公煬公即位濬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徐廣曰鮒一作鮒索隱曰譙周亦作鮒鮒據左氏即濬公庶子也弒煬公欲立太子弟父何何讓不受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

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觀立呂氏曰觀音古莧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

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  
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  
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  
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  
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  
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  
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  
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  
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  
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

宋微子世家

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  
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  
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  
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  
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  
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  
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  
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說目而觀之服虔曰  
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  
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

戰邾鄭伐宋入其郭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  
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  
十一戰鄭伯以  
號師大敗宋  
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  
父以寧民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  
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  
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  
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  
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  
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  
凶曰弔  
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  
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

宋微子世家

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腰駟  
案杜預曰乘丘魯地魯生  
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  
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歸宋十一  
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  
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  
局殺湣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  
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  
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  
休  
曰闔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  
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  
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  
也亳城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及蕭及宋之諸公  
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

說是為相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曰：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醬也。相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相公始霸。朝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為相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相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相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相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相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賈星如雨，與

雨偕下。

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六鵙退蜚。

公羊傳曰：視之則六鵙，察之則鵙。徐察之則

退飛索隱曰：按僖十六年左傳賈石于宋五，賈星也。六鵙退飛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與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云：相星不見，夜中星賈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年，不與賈石退鵙之事。同此史以賈石為賈星，遂連恒星不見之時與雨偕為文，故與左傳小異也。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鵙逢風却退。八年，齊相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其地在楚僖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齊人盟于鹿上，是也。然襄公求諸侯於楚楚纒纒許之計，未合至汝陰鹿上，今濟陰

乘氏縣北有鹿城，蓋此地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孟地。

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

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于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故事之。

宋微子世家

耳。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

二姬以歸。索隱曰：謂鄭大夫羊氏姜氏之女。既鄭女故云二姬。叔瞻曰：成王無

禮。正義曰：謂取鄭一姬也。其不没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

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十

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曰：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

過宋及襄公卒在一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踈耳。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

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

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

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

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

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

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

公卒正義曰年表云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

孫固正義曰世本云宋莊公孫固殺成公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

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正義曰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

子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

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索

隱曰春秋文公十一年魯敗翟于咸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

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

散於諸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

云昭公蓋此昭當為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臼當亦

謚武也若將不然豈下五代公子特為君又豈謚昭乎七

宋微子世家

弟鮑革徐廣曰一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

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乃助之施於

國正義曰施貳是反襄夫人也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正義

曰公子華元鮑因請得為右師華元戴公五代孫華督之曾孫也昭公出獵夫人王姬

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文

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

乃去二年昭公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

栢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四

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內華元

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左傳曰

御羊羹

也故然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  
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賈逵曰文狸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四伯匹用牽車伯乘遺鄭贖華元也又云文馬赤鬃縞身目如黃金贖華元未盡入華  
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  
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  
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  
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  
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  
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  
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

宋微子世家

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  
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二年共公卒華  
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  
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臨見曰華元家  
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左傳曰魚石  
奔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  
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  
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  
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  
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

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索隱曰按曼立音萬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正義曰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二十三年也二十六年齊田常弒簡公。二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

宋微子世家

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于八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為昭公與此全乖未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端。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糾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索隱曰購音古。侯反。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為十八年。子休公

十六

田立休公田二十二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

公兵。索隱曰：紀年作相侯，壁兵則壁兵，謚相也。入莊子云：相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駢呼，辟蒙人止之，後為狂也。司馬彪

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相侯名辟而前駢呼，辟故為狂也。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

年表云：剔成君也。索隱曰：王邵按：紀年云：宋剔成，肝發其君壁而自立。剔成四十一年，剔

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索隱曰：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諡曰康王。東敗

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

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

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

桀、宋。索隱曰：晉太康地，記言其似桀也。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

宋微子世家

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

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二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

諫而死，殷有三仁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

其一揆也。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

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國以不寧者十世。索隱曰：公羊春秋有此說。

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一篇，以那為首，國語亦同此說。

左氏則無譏焉。

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一篇，以那為首，國語亦同此說。

人五篇存皆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襄  
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襄  
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  
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傷中國闕禮義喪之也  
為雖丈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索隱曰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為多且傷中國  
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襄而述之故  
云襄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述贊曰

毅有三仁

微箕紂親

一囚一去

不顧其身

頌美有客

書稱作賓

卒傳家嗣

或叙彝倫

微仲之後

世載忠勤

穆亦能讓

實為知人

宋微子世家

傷泓之役  
天之弃殷

有君無臣

偃號桀宋

史肆阡丞佰單致字

註肆阡伍佰肆拾陸字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

索隱曰唐叔以夢及手文而名曰虞

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子燮改其國號曰晉侯然晉初封於唐故稱晉也及成王滅唐之後又分徙之於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之唐州也齊姜武王后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

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

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

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

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

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

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

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

燮是為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素隱曰系本作曼期譙周

作曼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

厲侯索隱曰系本作輻厲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已

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

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

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

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

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素隱曰系本及獻侯十一年

卒子穆侯費王立素隱曰鄒誕本作弗穆侯四年

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

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生少子名曰

成師杜預曰意取晉人師服曰賈逵曰異哉君之命

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

號成之者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

逆此後晉其能母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

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

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

晉世家

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漢武改曰聞喜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本晉都自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國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

考侯以下一號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

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

索隱曰翼本晉都自

晉世家

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鱣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鱣音時戰友又音善又音陔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侯索隱曰系本作郟而他本亦作都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弒其君隱公哀侯

二十一

三

八年晉侵陘廷

賈逵曰翼南都邑名

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留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

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

取之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

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

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

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

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

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

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

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

晉世家

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

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

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

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

後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

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

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

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

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

...

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程是五年伐驪戎

得驪姬常昭曰西戎之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

為說公賈逵曰大夫曰故晉之群公子多不誅亂且

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命曰

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七為絳是也絳

九年晉群公子既亡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

克十年晉欲伐號士為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

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

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程常昭曰蒲今蒲阪屈也

今平陽蒲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

晉世家

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

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

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

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

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

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

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驪公命曲沃

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

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

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平陽

安縣而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

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阪還為太

子城曲沃賜趙夙取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蔭

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而位以卿

賈逵曰謂先之為極服虔曰言其極又安得立不如

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

吳不反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太子不從卜

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萬盈數也魏

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服虔曰以魏賞畢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

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社頂曰以魏從初畢萬

晉世家

卜仕於晉國逼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辛廖

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

以為堅固比親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

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里克諫獻公賈逵曰里克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

也服虔曰國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

代太子守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守曰監國古之制

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誓軍旅杜預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非太子之事也

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稟命則不威專命則

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

師是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公曰

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

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

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

母懼不得立服虔曰不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聚之衣偏異色駮

衣杜預曰偏衣涅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服虔曰以

常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

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

晉世家

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

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屈休

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馬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

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夏陽虢邑在大陽東北三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

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

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

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

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

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歸釐於君太子於

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歸釐於君太子於

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  
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  
二日索隱曰傳云六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  
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  
試之祭地地墳常昭曰將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大夫死與小  
臣小臣死常昭曰小臣官名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  
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  
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  
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  
若早自殺母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

臣世家

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  
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常昭曰新城  
城曲沃也新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  
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  
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  
且君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  
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  
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雉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  
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  
子驪姬恐復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

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為士為謝曰邊城小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

晉世家

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大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勲在王室藏於明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與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虢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

東齊水南大冢是其冢南有虢公墓

也

還襲滅虢虢公醜奔周

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

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

杜預曰穆姬虢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而修

虞祀

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

荀息牽曩所遺屈產之乘馬奉

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

公羊傳曰蓋戲之也

何休曰以馬齒盛

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

賈逵曰賈華

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

常耶曰冀

芮大夫

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

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

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

耳故亦擊晉于齧桑

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

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齧桑衛地恐非也

晉兵解

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

晉世家

東至河內

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內

驪姬弟生悼子

索隱曰左傳作卓子

音卑角反弟女弟也

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

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

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畧諸侯弗平君弟母會

索隱曰弟但也母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

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

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

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

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

死不肯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肯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也

於是遂屬奚

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

二十八

卷之三十一

九

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

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

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

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

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

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鞅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

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其荀息之謂乎不

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帝昭

牙謂光瑞左右鬣折有似齒牙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

晉世家

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

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

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

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

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

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

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

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于於汾陽之邑

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秦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邳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疎畧也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

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粱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邲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與齊悼子前息也。為子君者，不亦

世家

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邲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常昭曰：肅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謂之下色，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帝服虔曰：帝天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杜預曰：將因巫以見。

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

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

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

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索隱曰呂省左傳作呂

甥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

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

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

之黨七與大夫常昭曰七與申生下軍之衆大夫邳鄭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

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

及里克誅七與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

過常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索隱曰謂受王

一年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

奚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

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

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

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莊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

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

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

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平世家

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魏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曰：深入境一曰：深尤重。柰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二子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韓原，在馮翊，今之韓城是。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驚，音竹，二反。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

晉世家

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魏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索隱曰：輅，音五稼反。鄒誕音或輅反。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于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

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牛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翟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

晉世家

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

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

晉世家

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拔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翟，翟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曰：然得二音高，鄭註本作困，如又云或作囚。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虜，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也。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

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索隱曰興起也非狄可用興起故奔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

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

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索隱曰犁猶比也吾

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

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

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晉世家

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

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

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

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以生不能去齊

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

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

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  
臣成子偃之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  
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  
過曹曹共公不禮欲過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  
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  
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  
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  
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禮  
禮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  
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

晉世家

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  
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  
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  
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  
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  
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  
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母讓此天開  
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  
成王曰子即返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  
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

三十六

今案易音亦入聲字也索隱云請去聲

報不殺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晉曰李也曰其國且

晉世家

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肅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

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  
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  
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  
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  
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  
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  
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  
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  
常昭曰廬柳昔地也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音荀即文王之子所封又音環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

晉世家

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  
為晉君是為文公群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  
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  
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  
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  
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  
讓曰蒲城之事汝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  
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  
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  
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

母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士女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

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反，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猶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然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

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  
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  
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  
五蛇為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  
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頤  
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  
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  
其入綿上山中賈逵曰綿上晉地社預曰西  
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於是文  
公環繇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曰徐廣曰號曰  
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

晉世家

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  
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  
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汙馬之勞此復受  
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  
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  
河上將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  
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  
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  
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  
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溫入襄王于  
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

四十一

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  
 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  
 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  
 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  
 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藥寶之孫先軫佐  
 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  
 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  
 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  
 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

晉世家

于歛孟

杜預曰衛地也

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

服虔曰衛地也

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

徐廣曰一作勝

晉侯圍

曹二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

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母入僖負

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

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

有德於晉患之

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

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

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

急曹衛其勢宜釋宋

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

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

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

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

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

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

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賈說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

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

王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常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一謂釋

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

晉世家

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

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常昭曰怒楚楚令必戰既

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

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

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

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宋公

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字慈也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

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

地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索

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

堯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

百踐土驛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

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命百乘徒

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

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茲弓矢千賈逵曰大

輅金輅彤弓赤茲弓黑也和鬯一卣珪瓚賈逵曰和

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也

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

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

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

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

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作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

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乘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

晉世家

類亦時有疎繆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註而都不言時代乖

角何習迷而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

十為一代而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計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

子命晉同此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

德昭登于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帝

隼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恤朕身繼

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於是晉文

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服虔曰王庭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

以懼且子王猶在庸可喜乎。子王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王。子王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

四世家

率諸侯朝王于踐土

索隱曰：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

朝于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當合於河陽，溫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

孔子讀史記至

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

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

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

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荀林

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索隱曰：左傳屠擊

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仇，疑大夫帥也。索隱曰：按左傳荀

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

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  
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  
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  
曰索隱曰使謂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  
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諸秦伯  
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  
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  
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  
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  
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一牛勞秦師秦師驚而

晉世家

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  
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  
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  
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四月敗秦師于  
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  
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文公夫人秦女謂襄  
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  
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  
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  
伐秦反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

而取汪是汪後晉來故云取晉汪而四年秦穆公大興

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

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

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

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

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

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

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

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

嬴嬖於二君服虔曰長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

晉世家

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其子何震之有

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

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

將何可乎使士會入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

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師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

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

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

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

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

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

此服虔曰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

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

子王肅曰然其教導不至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

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肯所迎

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

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

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

曰鄭地榮陽荅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

梁秦亦取晉之郟徐廣曰年表云北徵也。索隱曰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下六年秦康公伐

晉世家

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

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

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

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

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

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

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周公閱與王孫蘇

但捷菑不關王室之事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

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

墻賈逵曰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

四十一

史記三十九

三

不孰

服虔曰潘然

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

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

人乎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

魔刺趙盾

賈逵曰鉏

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魔退歎

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槐而死

初盾常田首山

徐廣曰蒲坂

見桑下有餓人餓人

示眯明也

索隱曰鄒誕音示眯為祁彌即左傳之提彌

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祗

皆作示字緜為祁者蓋曲祗提音相近字遂變為祁也眯音

米移反以眯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

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族契者也眯明聞而死今合二人為

非一人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

服虔曰宦

宦學士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

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

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

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

索隱曰如字可以罷

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

會先縱齧狗名敖

何休曰犬四尺曰敖○索隱曰縱明

足用反又作璇又作就同素后反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

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

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

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

服虔曰不望報

晉世家

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曰：「隱易以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也。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計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

世家

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斥，謂赤侯之人也。按宣公八年，左傳：晉伐秦，獲秦謀諸絳市，蓋彼謀即此赤也。八年，正同，故知然也。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索隱曰：桓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

朔將下軍。郤克稟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帥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瑩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

晉世家

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為救宋。」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

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  
 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  
 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  
 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索隱曰劉  
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一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  
傳曰圍龍又鄒誕及別本作伯字伯當當作鄒文十二年季孫  
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伯也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  
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卻克告急於晉晉乃使卻克  
 藥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困  
 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  
 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

晉世家

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傳齊使曰蕭  
 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  
 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  
 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  
 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  
 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韓厥鞏鞏趙穿荀驪  
 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驪音智瑩自楚歸十三  
 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  
 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問伯  
 宗伯宗以為不足恠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

五十一

史記三十九

三十一

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  
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  
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  
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  
乎柰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  
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  
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  
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  
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因與諸侯伐秦至涇  
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

晉世家

之賈逵曰三郤謂郤錡郤欒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  
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藥書曰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  
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  
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  
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徐廣曰一作馬服  
南地也。索隱曰鄢音偃又於連反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  
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楊穀進酒子反醉不能  
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  
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

史記三十一

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  
卻至有怨及藥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而遂敗  
楚左傳曰藥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乃使人間謝楚

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

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藥

書藥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虞翻曰周京師

微考之果使卻至於周藥書又使公子周見卻

至卻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卻至

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宦

者奪之索隱曰宦者孟張卻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

晉世家

子杜預曰公反以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欲攻公

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

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

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

以劫藥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

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

君杜預曰人公弗聽謝藥書等以誅卻氏罪大夫

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

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藥書中

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

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

正月庚申藥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

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

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鷄與大夫盟而

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

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

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

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

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母幾為君索隱曰幾

音冀謂望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

知百世家

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

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

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

三年晉會諸侯索隱曰於鷄澤也悼公問群臣可用者祁

僖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

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魏絳戮其僕賈僕

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

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

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成棘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

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

五十四

史記三十九

三十五

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十四年晉使六

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械林而去十

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

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

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索隱曰齊師敗走晏嬰

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

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

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

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

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

晉世家

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

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其入

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

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

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

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

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

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陳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智氏為六卿，後韓趙魏為三卿而分。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

晉世家

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音亦范獻子鞅士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敢晉公。次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

驚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

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知

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

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

乃立昭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索隱曰趙系

乃立昭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索隱曰趙系

乃立昭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索隱曰趙系

乃立昭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索隱曰趙系

乃立昭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索隱曰趙系

乃立昭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索隱曰趙系

晉世家

敢乃立忌子驕為君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

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

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

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抑

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索隱曰畏懼也

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十八年幽公淫

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魏

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索隱曰

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

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

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

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

索隱曰系本云孝公頎欣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歸子有晉桓侯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

邲鄆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桓公

侯遷桓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是歲齊威

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

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列侯十三年與韓分晉封晉

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靜公遷為家

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

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

晉世家

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至嚴至厲太刻大夫懼

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

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既削

河汾是荒文侯雖嗣曲沃日強未知本末祚

傾桓莊獻公昏惑太子罹殃重耳致霸朝周

河陽靈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侵侮晉祚遽

亡

史記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

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

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

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重黎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當重黎

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

之黎也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

大也融明也帝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

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

史記三十九

四

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于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誰允南通

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予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與之必有尤物

手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宵剖而生契歷代

父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

右胎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

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

變化安可守之一端聚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

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常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

遇灾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曰昆

楚世家

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嬪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

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者

曰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為參胡。三曰彭祖。震翻曰名翦為

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四曰會人。世本日

世本日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曰系本

云三曰籛鑿是為彭祖。虞翻所云是也。四曰會人。世本日

鄭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為

鄭人宋忠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鄭國也。五曰曹姓。世本日

邾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為

曹姓。宋忠曰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六曰季連。羊姓

楚其後也。是也。宋忠曰季連名也。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

羊音彌是反。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

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

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

史記曰

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燹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索隱曰一作黜音土感反黜音與但與亶字用亦作亶也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索隱曰鄒誕本作揚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今上庸縣楊粵索隱曰有本作楊粵音吁地庸縣名也今音越譙周作楊越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

楚世家

亶王

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庸亶作祖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

中子紅為鄂王

九州記云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襄。紅音贊紅從下文熊贊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襄紅恐非也。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索隱曰系本無。執字越作執。

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

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即渠之長子母康

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

立曰熊延索隱曰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譙周以為熊渠卒子熊摯紅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

云摯紅卒其弟殺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期亦母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母康又早卒摯紅立而被延殺故史考言摯有疾而

此言弒也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

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

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索隱曰堪一作湛少子季徇索隱曰徇音旬俊反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罈立索隱曰罈音熊罈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索隱曰坎音若感反一作菑又音欽霄敖六年卒子熊眇立徐廣

楚世家

曰駒音舜。索隱曰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助蚡冒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非也。

是為蚡冒索隱曰古本蚡作蚡音憤反或芒報反蚡冒十三年晉

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

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

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

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

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

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

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

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

楚世家

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  
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  
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  
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  
而有之五十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  
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  
王冢在汝南  
郡銅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  
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  
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填厭不得發也  
子文王熊賁立始都郢

許也服虔曰鄧曼姓六年代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

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

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

子熊羆立索隱曰羆古艱字是為杜敖索隱曰杜作杜音側狀反杜敖五

年欲殺其弟熊惲索隱曰惲音緡物反惲奔隨與隨

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

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

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

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涇山楚成王

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

六十二 史記四下

之賊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云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潁縣故黃國也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齊北穀城縣置齊桓公子

楚世家

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稀歸鄉是也。索隱曰譙周作城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謂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也而又多內寵紕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且商臣逢蠶目而射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之

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紂太

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

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徐廣云姬當作姪江芋而勿敬

也商臣從之江芋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

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

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

曰謂紂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

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其翼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乃未成王自

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

子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

歷代世家

國在汝南安陽縣

四年滅六蓼六蓼阜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

今安豐縣

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

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

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徐廣曰隱謂隱蔽其意曰有

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

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

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

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

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

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戎在洛西南遂至洛觀

兵於周郊陳服度曰觀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

禮迎之也日以郊勞楚王問鼎大小輕重杜預曰示欲通周取天下對曰在

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之喙

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

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度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

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

形使民逆備之也日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祭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達

蕭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雷鼎遷於周德之休

楚世家

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

昔成王定鼎于郊杜預曰郊今河南縣西有郊鄭音甲鄭謂田厚鄭故以名馬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

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椒人或讒之王

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

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群臣皆賀申叔時使

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

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

杜預曰廬江六縣京有舒城也

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也。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敢所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

楚世家

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潘庭

入盟。子良出質。索隱曰：潘庭楚大夫子良，鄭伯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

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

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于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

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圍宋五月，城中食

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

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

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

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

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楊穀進酒，醉。王怒，射殺

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

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負立索隱曰負音雲左傳作麇是為郊敖

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圃子比子皙棄疾郊敖

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

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

問王疾絞而弒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于郊謂之郊敖遂殺其子

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

來赴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

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重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

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

楚世家

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坡

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

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

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

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

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桓預曰周會召陵之禮也時鄭子產在焉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

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

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

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

六十一

史記四十一

九

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弒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負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繁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及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祈

楚世家

父對曰其子君王哉賈逵曰祈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也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華露藍萋徐廣曰華一跋水行跋水行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有功德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之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之今我求之其子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

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美帝昭曰三國楚別都也潁川定不美賊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祈父善言古事焉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于申索隱曰殺蔡大夫觀起觀起索隱曰觀音起子從亡在吳音才松反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潁川鄧陵縣西有鄧城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

楚世家

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人以為誰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

亡靈王於是獨彷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  
遇其故銷人常昭曰今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  
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  
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  
又以上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等  
尹申無字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於執人之官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  
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  
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  
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

楚世家

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  
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  
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舩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  
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  
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  
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  
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  
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  
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  
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

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賈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

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初共王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群神請神决之使

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共王妾埋璧於室內召五子

齊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璧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

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勿抱而入再拜壓細故

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

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

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

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

楚世家

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馬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

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

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慮有主無

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衆也有民而

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

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亡後子比游者皆非楚人族盡

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矣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一念者王

害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立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

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

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

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

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

廢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

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廢子而出奔對曰

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

無隰甥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

之助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

楚世家

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

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

士五人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

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

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法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姓晉

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

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

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

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傳作無極極忌聲相近為太子建

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  
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  
熊玗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  
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  
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疎外  
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  
境邑杜預曰襄城  
城父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  
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  
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  
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柰何以小

楚世家

臣䟽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  
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  
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  
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  
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  
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  
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  
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  
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  
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

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

楚世家

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年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二年

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

十二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

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

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

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

子建殺伍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

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

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

子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

七十五

史記四十一

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  
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  
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  
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  
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  
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  
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  
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  
服虔曰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  
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

楚世家

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  
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  
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  
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  
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  
包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  
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  
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  
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  
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九

七十六

史記四十一

楚世家

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

徒都郢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志曰

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

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

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

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

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

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

卜而河為崇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

楚世家

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而河非所獲罪

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

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

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

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第公

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第公子閭五讓乃後許

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

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

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

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

越文昭王之妾。索隱曰閉塗即攢塗也。故下立惠王後即罷兵歸葬昭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

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

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

邑鄢。駟按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白公好兵而下士。

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

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

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

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

公勝怒。乃遂以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

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

楚世家

欲弒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

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

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

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

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

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

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

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

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植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

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

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立而還

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

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榆關當在

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

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索隱曰地名金闕於是

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車扞關之口

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十一年肅王卒無子

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

秦獻王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

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

楚世家

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

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

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而令齊

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

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索隱曰盼子嬰之同族盼子者有

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

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

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

王遇索隱曰傳音搏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

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

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  
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  
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又移  
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  
使齊齊王曰為之柰何陳軫曰王勿以此為憂  
請令罷之即往見於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  
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  
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  
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  
索隱曰冠音貫令尹尹中最尊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壁言之人有遺其舍

楚世家

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  
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  
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  
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  
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  
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索隱曰冠音官今又移兵而攻齊  
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  
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  
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  
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

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太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親。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

楚世家

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徐廣云：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

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

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

置相璽於張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

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

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

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

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然之然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拆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命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

楚世家

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美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

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  
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  
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  
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  
從者且儀以前使召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  
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  
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  
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  
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  
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

楚王家

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  
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  
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  
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  
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  
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  
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一年齊  
湣王欲為從長

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

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取武遂惡

二十五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二十一年之事乎  
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

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索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銚藍田，天下莫不代王。

楚世家

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太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索隱曰：睢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弘農之縣，在滎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非堯都也。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間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

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  
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  
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武  
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疾疾得  
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  
重樛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  
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  
取武遂則已非二十一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  
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  
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楚世家

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  
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  
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  
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  
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將殺唐昧取我  
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  
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  
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  
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黃棘  
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

八十五

史記四十一

卷三十一

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  
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  
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  
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  
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  
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  
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  
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柰何絕秦之  
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  
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

楚世家

咸陽

索隱曰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城也

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

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  
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  
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  
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  
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  
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  
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  
詐赴於齊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  
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玉是吾抱空質而

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  
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  
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  
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  
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  
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  
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  
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  
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駟按  
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  
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地理志：弘農有析縣。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  
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索隱曰：主

楚世家

字亦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  
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  
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  
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  
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  
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  
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  
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  
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  
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

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  
 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  
 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  
 鷲徐廣曰曰靜曰鷲野鳥也音龍。索隱曰鷲音其小小矢  
 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  
 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  
 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  
 青首也索隱曰小鳥鄒費邾邳者羅龍鳥也索隱曰鄒  
 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

喻下文秦趙等十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  
 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  
 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夕其獲非特鳧鴈之實  
 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  
 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  
 還射圍之東索隱曰還音患解魏左肘索隱曰解而外  
 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  
 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邾國大梁可得而  
 有也王績繳蘭臺徐廣曰績索也飲馬西河定魏大  
 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

出寶兮落新繳

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落落音波射蜀索隱曰落作播音播傳音附

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

徐廣曰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蜀音畫謂大鳥之有鈞冢者以此齊也還音患謂遠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遠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

宮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朝射東

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為道蓋亦未詳其處

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

索隱曰北一作社杜者實大之名言齊晉既伏取燕

約而可成也北遊自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六泗上十二諸侯

楚世家

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

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

病索隱曰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

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兮落新繳涉酈塞

徐廣曰或以為真今江夏一作颶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

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

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

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垂頭中國

索隱曰垂頭猶伸頭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抵方

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

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  
 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  
 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  
 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  
 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  
 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  
 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  
 曾孫而西周惠  
 公之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  
 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  
 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為  
 天下所共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

楚世家

以衆脇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  
 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  
 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  
 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  
 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  
 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  
 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結  
 怨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魯有禮義之國今  
 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  
 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  
 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

然也。西周之地，截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噐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噐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噐讐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索隱曰：攻也。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噐。

其世家

索隱曰：謂九鼎也。

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

索隱曰：翻亦作融同音。歷三翻六翼亦謂

九鼎也。空足曰翻。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

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

故噐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曰：夷陵地名，後為縣，屬南郡。楚

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

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

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

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

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索隱曰系本作完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蓋字誤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

楚世家

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悼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二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索隱曰檠祈二音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三郡。索隱曰裴注頗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未蓋

齊人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索隱曰  
幾音祈

索隱述贊曰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蠻萆路藍縷及通而霸僭號曰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許子圍篡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憑奸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祚衰南

楚世家

士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西

九三  
史記四十一

